

巨匠

尹朝阳 Yin Zhaoya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眩晕 / 尹朝阳著.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5
(巨匠: 中国当代艺术的十个个案 / 于建华主编: 1)
ISBN 978-7-5017-9896-4

I. ①眩… II. ①尹… III. ①尹朝阳—艺术评论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63816号

巨匠: 中国当代艺术的十个个案

眩晕——尹朝阳

主 编: 于建华

执行主编: 韩伟华

责任编辑: 朱明明

编 辑: 古煜瑾 李 飞 吴志荣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设计制版: 北京彩之林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今日风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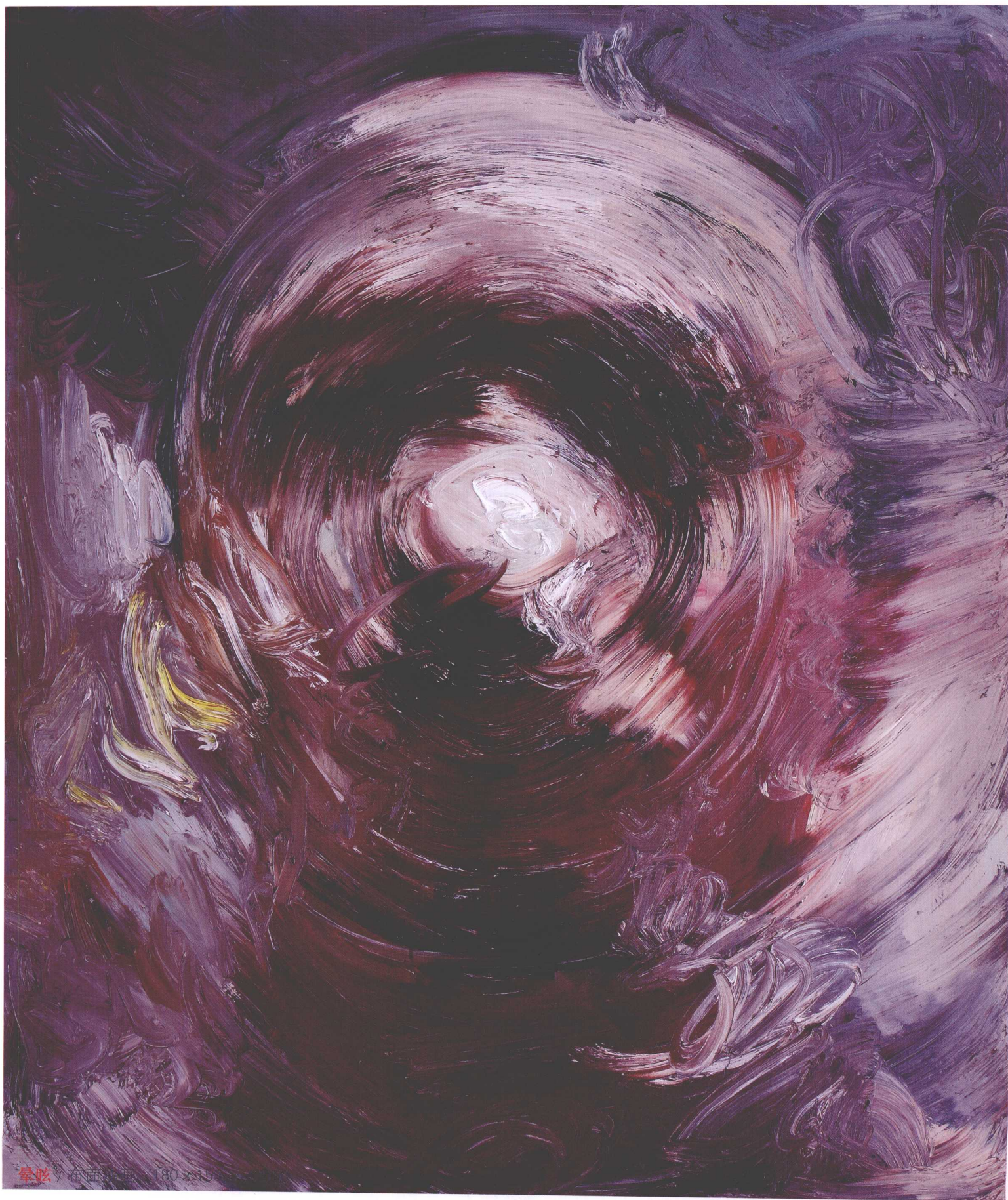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7-9896-4

定 价: 288.00元

尹朝阳 2006-2010

YIN CHAOYANG 2006-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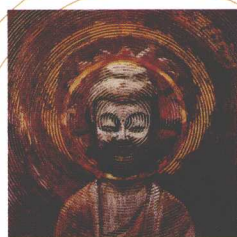




006
乌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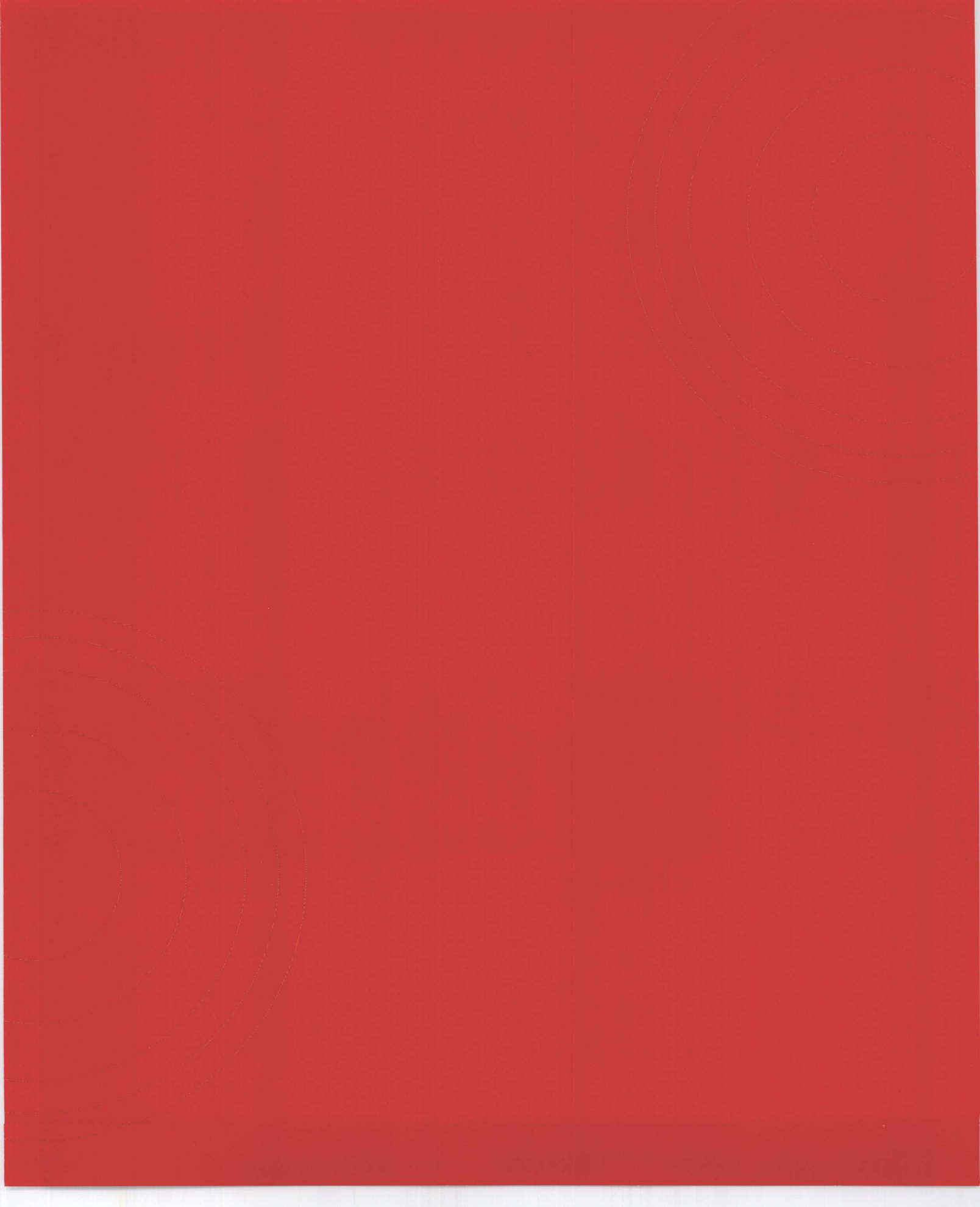
112
经过
毛泽东



158
未来佛

烏托邦

Utopia





正面

布面油画 /350 × 250cm/2010



暧昧的表述

——对尹朝阳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的个人释读

方志凌

—

对于杰出的当代艺术家而言，语言的精湛首先源自内心体验的深度。

尹朝阳最近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画了一些很奇特的肖像画。他先用显得有些学院气的灰色调、近乎顶天立地地画出很大的人物头像，然后用手指在画面上反复揉搓、旋刮，弄出可笑的猪鼻子，弄出在满幅画面上急速旋转的巨大漩涡。在这个有着浊重的笔触感、无法止息的速度感，显露出面临无情消逝的强烈焦虑的不规则的漩涡下面，尽管形象已经模糊不清，但还是能够明确地看到，这些显露出滑稽的蠢像的人物在疲惫、茫然和惊愕中自我凝视的揪心情状。尹朝阳将这些作品命名为《晕眩》。

尹朝阳是一位对自我的内心形象有着惊人敏感的艺术家的。从初出茅庐、不肯屈从于任何威权、试图依靠个人理智穿透重重迷障的《怀疑者》（1999年），到那个在光着身子、五官都渗出殷红的血迹、在清冷的寒光中无声地仰天哀嚎的《我》（2002年），到那个肥硕、丑陋、浑身散发着匪气、却在孤独、痛苦中不甘屈服的《赵棒》（2003年），再到孤独、自闭、像野兽一样蹲在沙发中央的《王》（2005年），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里，尹朝阳以种种令人心悸的形象深刻地呈现了自我内心形象的惊人变化。

最令人震撼的形象出现在2008年创作的一幅《神话》中——这是他一系列在自我隔绝的状态中野兽般绝望地挣扎的内心幻象的延续——在这个时候，这个像野兽一样蹲在巨石上的人物已经严重变形：头大，身体奇小，头发也变得稀疏、光秃，一双大手只能勉强支撑羸弱的身躯，不再有那种在坚硬的石头上划出道道沟痕的兽性力量。这个由痉挛、老辣的笔法和榨干了生命的华滋、只剩下衰弱肌体不可或缺的一点湿气的焦枯色质塑造出的孤独、衰老、兀自费力地挣扎的侏儒，触目惊心展示了正值壮年的尹朝阳内心所经历的疲惫与沧桑。

在语言上，《晕眩》是尹朝阳2007年初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技术语言——不是用手指头，而是用特制的锯状工具在画面上刮划出机械、规整的漩涡纹理——的转化与拓展。语言形态的转换首先源自内心体验的变化，在心理上，《晕眩》显然是尹朝阳自我的内心镜像持续演化的结果。这些以朴实无华的色彩和毫不矫饰的笔触塑造出的、似乎有着滑稽的猪鼻子、似乎行将湮灭在重重漩涡中的人物，显然意味着一种更无力挣扎的心灵疲惫，一种更苦涩的自我异化。质朴、干涸的色泽和以焦灼的手指率意涂抹出的不规则的漩涡，对那个劲健、华丽、有着冷酷的工业感、强烈的消逝感，以及暧昧而又情感强烈的抒情结构的取代，是一种已经无心修饰、无意于磅礴的气势、无意于激烈的抒情姿态的心灵疲惫对另一种暧昧而又激情勃发的精神状态取代。然而，这些心神倦怠人物显然觑见了某些令人震惊的真相，他们憔悴不堪的脸上流露着茫然、惊惶和错愕。

二

2007年初，尹朝阳以自己特制的锯装工具为基础，发展出一套非常特殊的绘画语言。他先用稠厚的颜料塑造出画面的基本形象和色彩关系，然后用他巨大“锯条”在厚厚的色层上旋转、刮擦，刮划出一组或多组同心圆圈。由于颜料的干湿、厚薄以及刮划的速度、力道的差别，不同的位置的形体、色彩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偏离、混杂与融合。在很短的时间里，尹朝阳就用新技法制作了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锋利的锯齿在浓稠的颜料上划出的巨大“漩涡”也成为他又一种标志性的语言形式。

新作品中，这些远看繁密、规整，近看有着生动、敏感的肌理变化，在满幅画面上强烈地旋转、扩散的机械“漩涡”是与形体、色彩一样不可或缺的视觉要素。这些奇特的“漩涡”实际上是尹朝阳以前的绘画中体现着速度、激情和惊人的视觉敏感的“刷痕”的规整化和机械化。在心理感觉上，这些由劲健的划痕、剧烈扩散的圆圈以及似乎永无止息的高速旋转所构成的巨大漩涡，不仅有着更加华丽的视觉，更加激昂的情绪和更加恢弘、磅礴的气势，还显露出冷酷的工业感与无情的

历史感。这正是他苦苦寻求的能将种种不同的心理感受纠结在一起、激情、暧昧而又眩目的艺术效果。

新语言是尹朝阳追寻自己对一个持续多年的主题——毛泽东和他的时代——的一种朦胧、暧昧却又异常浓烈的情感体验的结果。尹朝阳是在毛和他的时代作为一种符号开始大肆泛滥的时候，以一种完全不合时宜的逆反姿态，闯入这个在他看来异常沉重的精神主题。七十年代初出生尹朝阳没有真正经历个人精神世界与核心精神观念之间的突然断裂，作为敏感的艺术家的，他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后政治化时期社会意识的急剧庸俗化。对隐含在对一个时代的刻意轻侮中的狡狴的商业意图的厌恶，激发了尹朝阳对这个在他少年时期根植了英雄主义情怀的时代满含悲壮的哀婉之情。随着日渐冷峻的人生体验日渐强烈的介入，尹朝阳的《乌托邦》最终演化为一个不皈依任何威权观念的个人与一个时代之间惊心动魄的精神对话。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在与那个业已消逝的时代——也是与自我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情怀——反复、激烈的冲撞中，尹朝阳用一系列感情充沛的作品，深刻地呈现了社会意识激烈变革时期心灵破碎的个人令人震撼的内心挣扎。到2006年，在经历了对毛泽东的垂死与死亡时刻复杂的心理体验之后，尹朝阳意识到自己与那个时代的精神对话已经进入尾声，不再有那些让人震惊的诡异想象，不再有那些激烈、反复的内心冲突。然而，一种难以言说的深长感喟仍然令他心绪难平、欲走还留。

三

尹朝阳将自己用新技法绘制的毛泽东肖像命名为《眩》。在心理上，《眩》是他2006年创作的幻想毛的消逝状态的《标准像》的延续。《眩》同样是模拟了毛的标准像（到后来，端正、庄严的标准像被转化为一种倾斜的、恍如飘忽梦境的失重状态）。相对于《标准像》朴素的视觉和沉郁、悱恻的心理氛围，这些在单一或多重交叠的漩涡下面，恍恍惚惚地现出模糊的面容的毛泽东，只是一些简单的形象符号。在锋利锯齿的反复旋转、刮划与挤压中，浓烈的色彩、游离的斑痕、以及大大小小、繁密、交叠的漩涡，构造出异常丰富、华丽的视觉平面。毛的形象在这繁密、华丽的视觉肌理中隐匿、消融。

在内心深处，尹朝阳一直是在一种沉郁的亲情中远远地凝视毛这个曾经令自己迷恋的人物。在长达数年的孤独凝视中，他的内心情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崇敬、忧虑、质疑、恐惧、再到悲壮、哀婉的伤悼，最终，毛从一尊光芒万丈、让他无比景仰的神还原为一个业已消逝的历史人物，一个有非凡的能量、惊人的才华、取得过难以企及的辉煌、展现过令人恐惧的毁灭力量的历史人物。毛模糊不清的形象符号与繁密的涡状结构，丰富、华丽的视觉肌理的组合，意味着《眩》所关注的已经不是这个人物自身，而是他的消逝状态——是那个巨大的心像在他内心深处的消逝，也是那个作为一个时代的表征的历史人物在另一个时代的消逝——诀别时种种难以名状的复杂心绪，都纠结在那体现着强烈的激情、无情的消逝感，体现着消费社会的华丽与冷漠的令人眩目的画面中。

自2000年创作出糅合着缅怀、迷思、和一股显见的青春愤激的《英雄远去》以来，在与一个时代的对话中，尹朝阳以规模宏大的作品群列，沉痛地展示了曾经寄托着自己叛逆无聊现实的满腔豪情的英雄主义情怀的幻灭过程，以及伴随着这个过程的种种震惊、彷徨、绝望、流连相交织的复杂的情感体验。他用新的技法重新创作的《天安门》、《纪念碑》系列，不是对这个惨痛的幻灭过程的重新注视，而是临别时刻那种难言心绪的激情演绎。

最早用新技法制作的《天安门》同样被尹朝阳称作《眩》。作品中，劲健的划痕掠过天空、城楼，掠过城楼前的广场、人群，掠过在城楼上空高高飘扬着、似乎听得到猎猎风声的红旗——这个席卷所有景物的巨大、密集、急速旋转的漩涡，像令人眩目的时空光轮，它激荡着，同时也在消解着这种回荡着一个时代激情的狂风吹激的意象。在另一件作品中，他用苍白的色调描绘出虚淡模糊的天安门广场，凸显在画面上的不是天安门城楼，而是两个相互交错、强烈旋转的巨大漩涡——深浅不同的色层变化使它们更加耀眼夺目——和那些散落、漂浮在漩涡上的色斑。这些大大小小、情态各异的色斑，如同黏附在无情的时间之轮上的无法化解的愁绪，使画面弥漫着低沉、悲怆的诗意。在此之后，尹朝阳以各种不同的视角、各种不同的色调和各种不同的光影下的天安门广场，与各种以或粗犷、或轻盈的划痕旋转出的或简或繁的漩涡结构的组合，创作了一系列激情洋溢的作品。

新技法绘制的《纪念碑》系列，是那些模拟毛时代的大型革命雕塑，被尹朝阳直接命名为《乌托邦》的独特主题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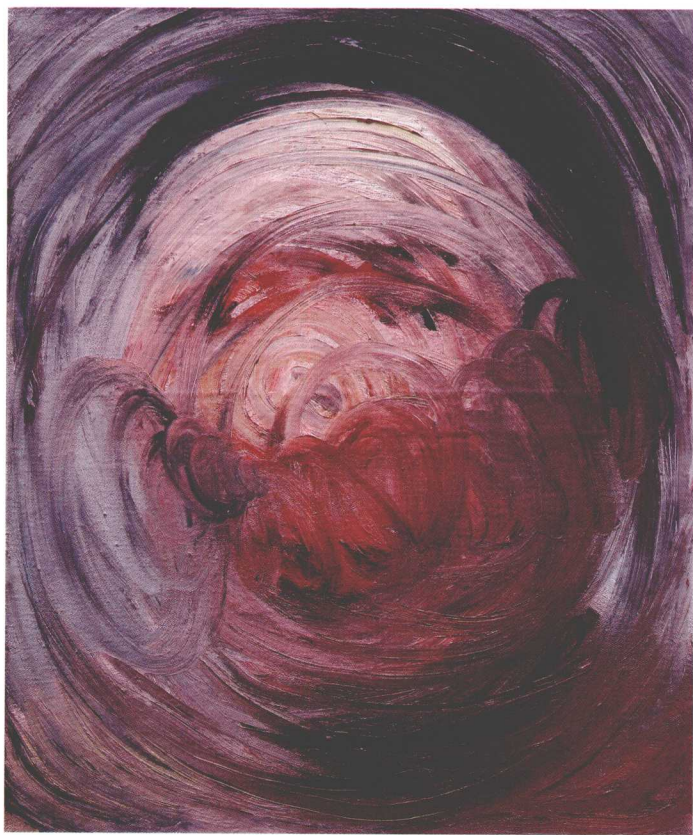
《乌托邦》是他与被特定的社会现实和精神观念激发出的那种澎湃的社会激情最直接的精神碰撞。与体现着内心的困惑与焦虑，体现着复杂的情感纠葛的《乌托邦》相比——沉重的缅怀、冷酷的嘲弄、深深的敬意和莫名的恐惧相混杂——在新



作品中，人物单纯、激越的情绪状态取代了复杂、阴郁的心理描述，舞台化的光影效果取代了微妙、诡谲的心理氛围。显然，这些在巨大的漩涡、和仿佛被飞转的漩涡溅出的大块色斑下面悠然浮现、一味表露着高亢、激昂的单纯情绪的人物，不再是艺术家复杂、纠结的心理体验的外化物，而是一个时代的扁平符号。与《毛泽东》、《天安门》一样，这些《纪念碑》反复抒发的也是一种余绪，是给一个时代、也是给一种幻灭的情怀的华丽、暧昧而又激情满怀的告别仪式。

四

然而，尹朝阳一开始就没有将新技法限定在自己的历史主题中。在率先用新技法创作的《眩》中，有几幅以头骨为作品的主体形象，沉郁的色调、模糊的头骨、强劲地旋动的巨大漩涡、还有那些黏附在浓稠油彩和锋利划痕表面的小黄花，强烈地表露出与死亡猝然遭遇时的心灵震颤；还有一些近于抽象的绘画——作品的主体形象就是急速旋转的漩涡——一个个裹挟着形形色色的细小物什的漩涡，恍如一曲曲音色各异、低沉、哀婉的生命挽歌。这是尹朝阳在内心凝视毛泽东的垂死和死亡时刻激发的，又在《一个诗人的黄昏》中剧烈爆发的生命意识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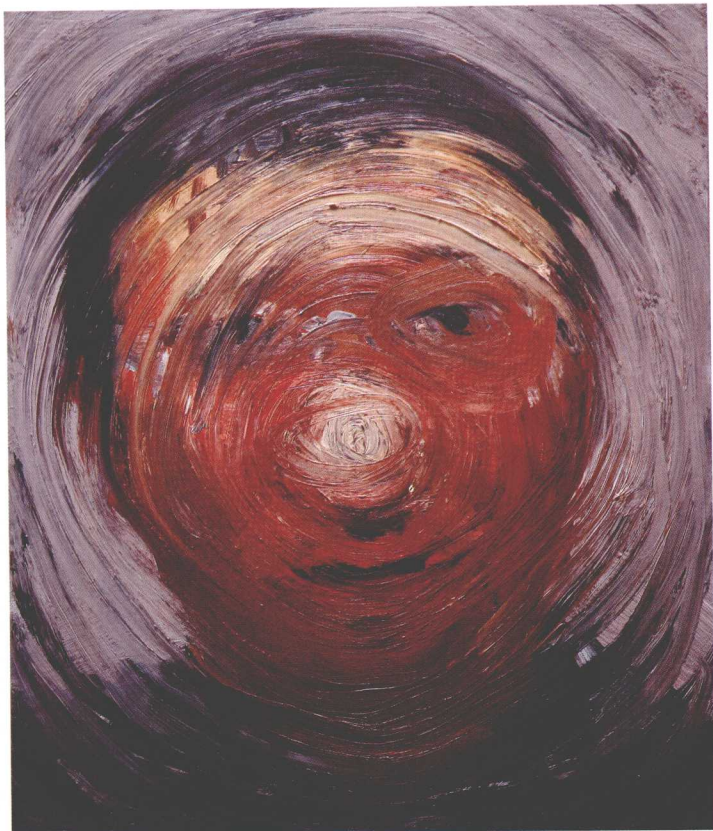
晕眩 / 布面油画 / 50 × 60cm / 2010

尹朝阳很快就将新技法应用到他的都市景观中。灯火辉煌、色彩缤纷、散发着神秘与诱惑的绚丽夜景，以及巨大的漩涡、漫天漂浮的大块金箔，构成一副纸醉金迷却又黯然伤感的都市面孔——这是尹朝阳与浮华的现代都市景观的最初邂逅。到创作《眩—台北101》的时候，凝重、宿命的生命感触被转化为对现代都市所表征的价值观念更强烈的质疑。在旭日初升或夕阳西下的诗意中，101大楼以极不协调的突兀方式，从低矮的都市丛林中冲天而出——在这里，这座突兀、孤高、曾经是世界最高摩天大厦的建筑物，显然表征着人类永无休止的欲望——在急速旋转的漩涡里，在浪漫的诗意与突兀的人造景观的对立中，恍惚，曼妙、如水波轻泛的画面上回旋着令人揪心的幽深感叹。

对现代都市更复杂的思考和更强烈的情感体验，最终在2008年关于香港中环的一系列作品中得到更深入的展开。新作品包括两个系列：直接以手绘方式完成的作品被称为《迷城》，新技法制作的则被命名为《焦点—中环》。《迷城》是尹朝阳与作为一种生命体的现代都市直接的情感碰撞。那些在漆黑的、波诡云谲的夜空中兀自闪耀、湮灭的都市夜景，沉浸在一种令人惊悚的凄迷与伤感的气氛中。浓稠、纠结的笔触，沉郁、悲怆的肌理，以及那显示着速度与激情的垂直刷痕，都大大强化了一种悲剧的心理氛围。《焦点—中环》系列更关注的是香港中环这个高楼密集的弹丸之地散发出的偶像光环。“焦点总是出现在漩涡中”，尹朝阳这个双关的隽语，既指向笼罩在这个自由资本主义都市上的耀眼光环，也指向一种特殊的视觉元素——从均匀的漩涡纹理中分离出来的具有独立形态的圆环——在或辉煌或苍白都市幻影和繁密、精致的网纹上，这些独立的圆环是画面真正的视觉焦点。赋予海市蜃楼般的维多利亚港以偶像光环的是人们内心涌动的物欲，这些耀眼的圆环刺眼地映照出一个时代美好、乐观的社会理想的物欲本色。

五

也是在2007年，尹朝阳开始收藏一些古代艺术品。他最钟爱的是北朝佛像，不仅因为古朴、浑厚的造型，也应为这些凝结着雕刻者的虔敬之心的雕像透露出的精神光辉。尹朝阳有着根深蒂固的无神论观念，他并不信仰宗教，然而，当他



晕眩 / 布面油画 / 50 × 60cm / 2010

段时间里,《辐射》都在虔诚地体验一种精神信念的光辉。这不仅出于对这个伟大善念的内心感动,出于对一种文化传统的敬意,也是出于他潜意识中对某种慰藉人心的精神价值的渴求,是一位在内心深处经历了英雄主义情怀的幻灭,经历了与死亡的猝然相遇,看透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理想的物欲本质,看透了个体生命的伤感、卑微和价值虚无的艺术家,对一种令人感动的精神信仰自我放纵式的短暂沉溺。

到2008年,《辐射》的精神意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佛的形象在剧烈旋转的漩涡下已经完全模糊,劲健的划痕也恢复了急剧的速度感和冷酷的时间感,不再是那舒缓、祥和的光芒。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尹朝阳与佛的精神邂逅已经经历了一个轮回,他走出了对那个伟大善愿的自我沉迷,又恢复了自己冷酷的理性和激烈、冲动的情绪。在此之后,尹朝阳的《辐射》不再专注于对佛所表征的精神信念的虔诚体验,转化为一个有着冷酷的理智、沉痛的人生体验的个人对一种已经消逝的精神文化的难以言说复杂思绪。

六

从2007年初创造这种独特的语言技巧以来,尹朝阳已经运用这种新的语言方式表现了几个截然不同艺术主题。在不同的作品中,尹朝阳以他对语言形式的高度敏感,充分发掘了新语言所具有的表达潜力。然而,更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这种独特的语言方式的诞生,还是围绕新语言的主题的拓展,实际上都与他不同时期复杂的内心体验息息相关。规模庞大的作品群列,不仅充分展示了新语言所能达到的精湛程度,同样深刻地呈现出一个复杂、沉重的当代人令人震撼的内心变化。

与这些凝聚着匠人的内心虔诚,体现着一种普世救赎的善愿的精神光辉相遇时,他显然被深深触动。心灵的震撼最终被演化为一个新的作品系列——《辐射》。

温暖祥和的色彩,残损但显露着历经风尘的魅力的形体,佛慈和的、意味深长的面容,还有那以佛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层层叠叠的同心圆圈——在温煦色层上,劲健的旋涡被转化为均匀地、不急不缓地向外辐射的祥和佛光——尹朝阳最初的《辐射》显然源自与佛像相遇时最直接的视觉经验与精神感悟。不久,他减弱了对风化的石雕生动的视觉描述,强化了对佛的精神光辉的想象。在从容舒缓、层层叠叠的同心圈层下面,佛的物质形象变得简约、朦胧,至善、大爱的光辉在回旋、闪耀。在这个时候,尽管语言形式截然不同,却显示与那些满怀虔诚的古代工匠心有灵犀的精神体验。在另一些作品里,尹朝阳通过对佛和信众的雕塑形象和一些石窟片段的描绘,在幽深、蕴藉的色彩氛围和含蓄、舒缓的光环中,满含虔诚地体验那个谦卑、退让、却又坚定、从容的精神信仰的内在感召力。

与尹朝阳同一时期创作的显示着冷酷的理智和复杂纠结的心理体验的作品不同,在很长的一